



木槿花的记忆

□赵淑萍

木槿花多起来了，小区、公园、公路的隔离带，都有这种枝叶葱郁、色泽艳丽的花。

同种花，重瓣的总比单瓣的来得华贵。如单瓣的清丽的野栀子，寂寞地开在山野。而景区里、庭院中的都是重瓣的栀子花，被称为“玉荷花”。木槿也是如此，重瓣的木槿，姿色不亚于木芙蓉花，而且显得更加娇俏，加之花期又长，已经成为“新宠”。

我脑海里浮现童年时的木槿，单瓣，紫红色的花瓣、嫩黄色的花蕊。那花，又叫碗片花、篱障花，据说是因为形状像一只打破的碗，而且，木槿总是以篱笆的形式出现。那年月，乡村里几乎没有专门供观赏的花。春天的桃花、梨花是好看，但我们手再痒也不会去摘，因为摘了它们，就吃不到果实了。那棉属植物的花，粉红的乳白的嫩黄的很美，但那是结棉铃的，摘了要被大人骂的。夏日的蔷薇虽然漂亮，但浑身带刺。唯独那饱满的肉嘟嘟的木槿花，爱摘就摘，大人们不会计较。但是，把玩久了，就觉得这种花没有香味，不够纤巧，或者说缺乏一种雅致。

这种花，也像乡村的女孩，在蓬勃的青春里，她们明媚、丰满，是一种单纯素朴的美。

炎热的夏日中午，大人们都在睡午觉，我们就在小村里来来回回地走。在密密的木槿篱笆中，我们寻知了、天牛。运气好，还能找到蝉蜕。初秋的黄昏，我们走过木槿花的篱笆，从枝叶的缝隙里看西坠的夕阳。太阳下山了，木槿花落了，一天就要过去了。也许上苍怜悯这种朝开暮落的花，即使谢了，却是花骨朵的样子，不是零落残败的迹象。

木槿的叶子可以洗头。我好奇地试过，搓着搓着，果然，就有黏黏的汁液。那时候没多大讲究，直接将汁液抑或叶子放头上按揉，然后一头扎到河水里。那时候的河水，人们用来洗衣、淘米甚至还有直接用水桶挑去饮用的。洗过的头发，滑溜溜得很舒服。

村里有户人家，房屋破旧，但他

家的木槿篱笆最密，花儿也最绚烂，因为养了一群鸡鸭。他们家的儿媳妇长得标致，但表情麻木，脸上没有笑容。她的丈夫，是一个老实木讷的男人。我们小孩子都觉得这两人不般配。想必，她是了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很不情愿地嫁过来的。

后来，我离开了故乡，其间不知道发生过什么。木槿花年年盛开，乡村的日子新鲜又陈旧。远方偶尔也有消息传来，但没有关于她的。想必她是认命的。

二十年后我又见到她。才四十出头的她脸色蜡黄，头发掉了许多，再没有我儿时见到的风采和光泽。据说她刚被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她得了一种重病，需要一大笔钱。本就破败的家因她的病一贫如洗，望着一对儿女，她几乎绝望。这时候，她那老实木讷的丈夫挨家挨户地去借钱，跑遍了方圆几十里的村庄。他声泪俱下苦苦哀求，那一张张皱巴巴、浸着汗渍的钞票最后换来了她的生命。“只要人在，一切总会好起来的。”男人在一生中说了这么一句温情的话。

再一次见到她，她家的木槿又在开花，水灵灵、鲜亮亮的木槿花围着一座外观粗糙的楼房。不管怎样被风雨侵蚀得斑痕累累，毕竟是一座楼房，在曾经是茅草屋的地方倔强地竖起。她和男人仍然忙里忙外。她老了，她的脸是经了风霜的黑，身体反而硬朗了，她常常微笑，空余也会跟人攀谈。他们的一双儿女健康活泼，日子平凡又幸福。

如今，再回家乡，已经找不到木槿花的篱笆，处处是高楼和围墙。伸出栅栏的，是那些几十年的老树的枝荫和葳蕤的蔷薇花枝。花坛里，各种各样的花，垂丝海棠、月季、茶梅、木芙蓉、一串红……看到很少数的木槿，也是重瓣的。它们，不再扎作篱笆，而是自由地舒展开来。原来，木槿可以长得这么高。重瓣的木槿，因了那些花瓣的褶皱，就有了风姿。村里的女孩，都穿着漂亮、光鲜，跟城里的女孩毫无差别。她们，清爽、阳光而且洋气。

翻阅有关木槿花的资料，《诗经》中有一句：“有女同车，颜如舜华”，这“舜华”就是木槿花。原来，早有把木槿花比喻做美人的，甚至有木槿仙子的传说。

草木无情，情之在人。每个人心中的木槿，都是不同的。

登百步尖山记

□史美章

说到东钱湖沿湖最高峰，非百步尖山莫属。据仇国华先生新编《东钱湖志》载，此山海拔为485.7米，另有志载为海拔465米。虽福泉山海拔有556米，但它远离东钱湖，而被称为东钱湖北高峰的白岩山，海拔也只有80米。

百步尖位于东钱湖南岸，在启新高尔夫球场旁，为东钱湖十景之一，称“百步耸翠”。

1985年5月底，因香港巨商、爱国爱乡的楷模王宽诚先生要来韩岭象坎村华侨公墓祭扫他的先辈之墓。韩岭乡党委按县委通知，对通往墓地的路进行修整，并对墓地周围进行清理。为此，还特地准备送一本影集，内有东钱湖和韩岭的风景照，但差一幅东钱湖的全景。时任乡党委书记的钱根福，就想到了县委宣传部赵小康老师和我，钱书记要我俩登上百步尖山顶拍东钱湖全景。

登此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山高路险，乡里特地叫了一位当地的老农给我们当向导。为了赶在日出前登上山顶，我俩住在乡政府的招待所，凌晨两点半就出发了。那位老农早早就等候在村口，他显得很周到，为我俩准备了两根长棒，一可当拐杖，二可赶蛇（春天蛇已出动）。一行三人开始登山，天色很暗，借着手电筒的光，在崎岖的小道上摸索前进，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约一个多小时，我们爬到了一个平台，听说附近有太平军驻地的遗址，筑有土寨，是太平天国时的古战场。我们的目的是拍东钱湖的日出，因此无心观景。此时听到我们的说话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汉出现了，他是这里管山的，问我们到此何故，我们说明来意，这位在此管了三十多年山的老汉惊讶极了，他说，“从没听说，也没见过有人去登顶，危险啊！”再三叮嘱我们要小心，并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登山路径。

此时东方将要发白，我们告别了带路的向导和管山的老汉，像攀登喜马拉雅山的勇士一般向山顶挺进。通往山顶没有一条路可走，只能随意开通一条路。我们用向导给我们的木棒，边开路，边赶蛇，在荆棘丛生中慢慢缓行。木棒还

真有用，赶走了两条很大的蛇。一路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看起来到顶不足百米，但山路非常陡峭，让人总也爬不到顶。此时我俩的衣服已被露水打湿，赵小康老师紧紧抱着摄影包，唯恐弄湿照相机，而我关注的却是两包软壳上游牌香烟。因我抽烟“名气大”，乡党委书记头夜给了我两包。到了山顶，这两包稀有品的上游牌烟，一包被柴勾去了，一包已经湿透，只得把它晒在岩石上，待会用纸卷起来使劲地吸，这虽是一个小插曲，但今生永难忘。

一路艰辛，总算登上山顶，我俩喜悦的心情难以表达，大声高呼，我们登顶了，我们成勇士了，阅尽了东钱湖的人间春色，那“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让我俩真切感受到了。

正因为山高路险，百步尖山就有了很多民间传说和故事，至今还流传着各种版本。到了山顶，真是气象万千，虽太阳已经升起，但东钱湖的湖面似一只大的蒸笼，整个湖面雾气腾腾，就连这么长的湖心塘也看不到影子。赵小康老师为拍不出“日出”好效果而叹息不已，时到中午，雾气还是不散，能见度还是不高，他不得不按下最后一次快门，总算有了一张南北湖全景的照片，并放在韩岭风光影集的首页。

1985年6月初，王宽诚先生一行祭扫了白象山下华侨公墓的先祖之墓，对韩岭乡党委赠送的这本影集赞赏有加。

次年12月3日，王宽诚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他先安葬在八宝山公墓。1989年4月21日，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的骨灰，由其子王明远先生等亲属专程从八宝山公墓护送到风景秀丽的东钱湖畔——华侨公墓安葬。

总第6824期 配图 胡龙召 投稿邮箱：essay@cmb.com.cn

